

真正纯美阅读



用心体会文字之美

(英)勃朗特◎著

郭漫◎改编

简·爱

Jane Eyre



NLIC2970817633

“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

航空工业出版社

(英)勃朗特◎著

郭漫◎改编



真正纯美阅读 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



NLIC2970817633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简·爱》是英国著名女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出生贫寒的简·爱自幼失去父母，寄人篱下饱受欺凌，寄宿学校的艰苦生活，让她变得倔强而又坚强。当她在桑菲尔德任家庭教师时，爱上了脾气古怪的男主人罗切斯特。而就在他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她发现罗切斯特还有一个患有遗传精神病的妻子，一直被关在阁楼里。绝望的简·爱离开了桑菲尔德，而当她重新正视自己的内心，回到桑菲尔德时，却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 / (英) 勃朗特 (Bronte, C.) 著 ; 郭漫改编
· -- 北京 : 航空工业出版社 , 2012.3
ISBN 978-7-80243-854-5

I . ①简… II . ①勃… ②郭… III .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 IV .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369 号

分类建议少儿·课外阅读

简·爱

Jian'ai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20000

定价:1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Foreword

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e)，英国著名的女性小说家，她与两个妹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恩·勃朗特，在英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勃朗特三姐妹”。

在夏洛蒂的小说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她将女性的呼声作为小说的主题。此外，她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与她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女性主题加上抒情笔调，这是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基本特色，也是她对后世英美作家的影响所在。后世关心女性自身命运问题的女作家，把她的作品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

《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第二部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小说的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心地纯洁、善于思考的女性，她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磨难，但她那倔强的性格和勇于追求平等幸福的精神更被人们所赞赏。书中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她那火一样的热情和赤诚的心灵，强烈地透露出她的爱情观。她蔑视权贵的骄横、嘲笑他们的愚蠢，显示出自强自立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她认为爱情应该建立在精神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对于看惯了上层社会的冷酷和虚伪的罗切斯特，简·爱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他精神为之一振，简·爱纯朴、善良和独立的个性重新唤起了他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因而他能真诚地在简面前表达他善良的愿望和改过自新的决心。

《简·爱》是一本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书中许多情节都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被当时的人们看作是她的生平写照。作者以抒情的笔法描写了主人公之间真挚的爱情和自然风景，感情色彩丰富而强烈，全书构思精巧，情节波澜起伏。《简·爱》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化繁为简、返璞归真，是一种为了追求爱情和人格全身心的付出，以致到了今天，这部优美、动人并带有神秘色彩的小说，仍保持着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编者

目录

第1章 寄人篱下	001
第2章 生病	006
第3章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来访	009
第4章 初到罗沃德	014
第5章 海伦·彭斯	020
第6章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到访罗沃德	024
第7章 坦普尔小姐	028
第8章 失去挚友	032
第9章 登报求职	035
第10章 家庭教师生涯的开始	038
第11章 山径初遇罗切斯特	043
第12章 与罗切斯特先生的两次交谈	046
第13章 奇怪的火与奇怪的仆人	052
第14章 桑菲尔德的宴会	058
第15章 乔装的算命人	065
第16章 半夜的尖叫声	069
第17章 里德太太的秘密	072
第18章 爱的告白	076
第19章 婚前一个月	080
第20章 撕成两半的面纱	084
第21章 婚礼被中断了	088
第22章 罗切斯特先生的过去	092
第23章 流落异乡	101
第24章 被里弗斯一家收留	106
第25章 在乡村小学的生活	113
第26章 遗产继承人	121
第27章 表兄妹间的争执	127
第28章 心底的呼唤	136
第29章 一片废墟	141
第30章 与深爱之人的重逢	145
第31章 尾声	155

第 1 章 寄人篱下

那天从午饭起便下起了雨，外出散步的活动就只能作罢。我因为自幼体弱，向来不喜欢远距离散步。此刻，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都在客厅里簇拥着他们的妈妈，她则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一副安享天伦之乐的神态。她恩准我不必同他们坐在一起，说她很遗憾，不得不让我独自在一旁呆着。

我溜进客厅隔壁的餐室，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爬上窗台盘腿坐下，把自己隐藏在拉拢的窗帘后面，把书摊在膝头，心里乐滋滋的，生怕别人来打扰。但打扰来得很快，餐室的门被推开了。

“嘘！苦恼小姐！”约翰·里德叫唤着，随后又打住了，显然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

“见鬼，上哪儿去了呀？”他接着说，“伊丽莎！乔治亚娜！（喊着他的姐妹）简不在这儿，告诉妈妈，她窜到雨地里去了，这个坏畜生！”

“幸亏我拉好了窗帘。”我想。我真希望他发现不了我的藏身之地。可是伊丽莎从门外探进头来说：“她在窗台上，杰克（约翰的昵称）。”

我立即走了出来，一想到要被这个杰克硬拖出去，身子便直打哆嗦。

“什么事呀？”我问，既尴尬又不安。

“该说‘什么事呀，里德少爷？’”他说，“我要你到这里来。”他在扶手椅上坐下，打了个手势，示意我过去站到他面前。

约翰·里德比我大4岁。他长得又高又胖，但肤色灰暗，一副病态。他还喜欢暴饮暴食，导致肝火很旺，目光迟钝，两颊松弛。他这阵子本该呆在学校里，可是他妈把他领回来住一两个月，说是“身体虚弱”。

约翰经常欺侮我，弄得我每根神经都怕他。面对他的恐吓和欺侮，我无处哭诉。佣人们不愿站到我这边得罪他们的少爷，而里德太太则装聋作哑。

我对约翰已习惯逆来顺受，因此便走到他椅子跟前。我明白他会马上下手，一面担心挨打，一面凝视着他那令人厌恶的丑态。他二话没说，猛然间狠命揍我。我一个踉跄，从他椅子前倒退了一两步才站稳。

我已经习惯了约翰·里德的漫骂，一心只想着如何去忍受。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看书。”“把书拿来。”我走回窗前把书取来。

“你没有资格动我们的书。妈妈说的，你靠别人养活，你没有钱，你爸爸什么也没留给你，你应当去讨饭。现在我要教训你，让你知道翻我们书架的好处。这些书都是我的，连整座房子都是，要不了几年就归我了。滚，站到门边去，离镜子和窗子远些。”

我照他的话做了，起初并不知道他的用意。但是他把书举起，站起身来摆出要扔过来的架势，我一声惊叫，本能地往旁边一闪，可是晚了，那本书正好打中了我，我应声倒下，脑袋撞在门上，碰出了血来，疼痛难忍。我的恐惧心理已经到了极限，被其他情感所代替。

“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我说，“你像个杀人犯，是奴隶监工，像罗马皇帝！”

“什么！”他大叫大嚷，“那是她说的吗？伊丽莎、乔治亚娜，你们听见她说的了？我要去告诉妈妈，不过我得先——”

他向我冲过来，我只觉得他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我觉得一两滴血从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感到一阵热辣辣的剧痛。这些感觉一时占了上风，我不再畏惧，发疯似的同他对打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的双手到底干了什么，只听到他骂我“耗子！耗子！”一面杀猪似的号叫着。伊丽莎和乔治亚娜早已跑出去搬救兵，里德太太上了楼梯，来到现场，后面跟随着贝茜和女佣艾博特。她们把我们拉开了，我只听见她们说：“哎呀！哎呀！这么大的气出在约翰少爷身上。”“谁见过她这么火冒三丈的！”

随后里德太太补充说：“带她到红房子去，关起来。”于是，我立刻被推上楼去。

我一路反抗，这是我破天荒的一次。于是大大加深了贝茜和艾博特小姐对我的厌恶。“抓住她的胳膊，艾博特小姐，她像一只发了疯的猫。真丢脸！真丢脸！”这位女主人的侍女叫道，“多可怕的举动，爱小姐居然打起小少爷来了，他是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

“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仆人不成？”

“不，你连仆人都不如。你不干活，吃白食。喂，坐下来，好好想想你有多坏。”

她们已把我拖进了里德太太所指的房间，推到一条矮凳上，我不由自主地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但立刻又被两双手按住了。

“要是你不安安稳稳坐着，我们可得绑住你了。”

这让我感到耻辱，也略微消解了我激动的情绪。我叫道：“我不动就是了。”

“记住别动，”贝茜说，知道我确实平静下去，便松了手。“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转身对那位艾博特说。

“不过她生性如此，”对方回答，“这小东西真狡猾，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年纪的小姑娘，有那么多鬼心眼。”

贝茜没有搭腔，但不一会儿便对我说：“小姐，你该明白，你受了里德太太的恩惠，是她养着你的。要是她把你赶走，你就得进贫民院了。”

对她们这番话，我无话可说，因为听起来并不新鲜，我生活的最早记忆中就包含着类似的暗示，真叫人痛苦和难受。艾博特小姐答话了：“你不能因为太太好心把你同里德小姐和少爷一块抚养，就以为自己与他们平等了。你得学谦恭些，尽量顺着他们，这才是你的本分。”

“我们同你说的全是为你好，”贝茜补充道，口气倒并不严厉，“你做事要巴结些，学得乖一点。你要这样粗暴无礼，太太一定会把你撵走的。”

“另外，”艾博特小姐说，“上帝会惩罚她的。贝茜，咱们走吧，你好好祈祷吧。要是你不忏悔，说不定有个坏家伙会从烟囱进来，把你带走。”她们走了，关了门，随手上了锁。

红房子是间空余的卧房，难得有人在里面过夜。房子里也难得生火，所以很冷，也很静。这里只有女佣每逢星期六上来打扫卫生，里德太太要好久才来一次，查看大橱里某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这里存放着各类羊皮文件、她的首饰盒，以及她已故丈夫的肖像。

里德先生9年前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咽气的，他的遗体在这里让人瞻仰，他的棺材由殡葬工人从这里抬走。从此以后，这里便阴森森的，所以不常有人进来。

贝茜和刻薄的艾博特小姐让我在一条矮凳上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不确定她们锁门了没有，等敢于走动时，便起来看个究竟。哎呀，锁得比牢房还紧。返回原地时，我的目光被一面大镜子吸引住了，镜中那个陌生的小家伙

瞅着我，白白的脸上和胳膊上都蒙上了斑驳的阴影，只有那双明亮恐惧的眼睛在闪动，看上去真像是一个幽灵。我又回到我的矮凳上。

这时候，我依然热血沸腾，反叛的情绪依然激励着我。如果不加以遏制，我就不会对阴暗的现实屈服。约翰·里德的专横霸道、他姐妹的高傲冷漠、他母亲的厌恶、仆人们的偏心，一股脑儿地涌上我烦躁不安的心头。

为什么我总是受苦，总是遭人白眼，总是被人告状，永远受到责备呢？为什么我永远不能讨人喜欢？为什么我尽力博取欢心，却依然无济于事呢？约翰肆无忌惮地打我，却不受责备，而我不过为了免遭进一步无理殴打，反抗了一下，便成了众矢之的。

“不公啊，不公！”我的理智呼喊。在痛苦的刺激下，我的决心也同样被鼓动起来，激发我采取某种手段来摆脱这些压迫，譬如逃跑，要不就不吃不喝，活活饿死。

天色已接近黄昏，我听见雨点仍不停地敲打着窗户，狂风在怒号。我冷得像块石头，勇气也烟消云散了。往常那种屈辱感，那种缺乏自信、孤独沮丧的情绪，浇灭了我将消未消的怒火，也许我的确像他们说的那样坏吧。我不是一心谋划着让自己饿死吗？这当然是一种罪过。而且我该不该死呢？盖茨黑德教堂圣坛底下的墓穴是个令人向往的归宿吗？听说里德先生就长眠在这样的墓穴里。这一念头又重勾起我对他的回忆，而越往下想，就越害怕。

我已经不记得他了，只知道他是我舅父，我母亲的哥哥，他收养了襁褓中的我，而且在弥留之际，要里德太太答应，把我当作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我忽然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要是里德先生还在，一定会对我很好的。此刻，我坐着，一面打量着白白的床和影影绰绰的墙，不时还瞟一眼泛着微光的镜子，不由得想起了关于死人的种种传闻。

据说，如果人们违背了他们临终的嘱托，他们在坟墓里就会非常不安，便会重返人间，为受压者报仇。我想，里德先生的幽灵一定会被外甥女的冤屈打动，走出居所，来到这间房子，站在我面前。我抹去眼泪，忍住哭泣，担心号啕大哭会惊动别人。

我使劲不去想它，抬起头来，大着胆子环顾了一下黑洞洞的房间。就在这时，墙上闪过一道亮光。我问自己，会不会是一缕月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了进来？可一看，这光线滑到了天花板上，在我头顶上抖动起来。我以为是有什么幽灵来了，忍不住发疯似的大叫一声，冲向大门，拼命地摇着门锁。外面走廊上响起了飞跑的脚步声，贝茜和艾博特开门进了房间。

“啊！我看到了一道光，一定是鬼来了。”我拉住了贝茜的手，而她并没有抽回。

“她是故意乱叫乱嚷的，”艾博特厌烦地说，“好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我知道她的诡计。”

“到底是怎么回事？”里德太太从走廊里走过来，“艾博特，贝茜，我想我吩咐过，让简·爱呆在红房子里，由我亲自来过问。”

“简小姐叫得那么响，夫人。”贝茜恳求着。

“放开她，”这是唯一的回答。“松开贝茜的手，孩子。你尽可放心，靠这些办法，是出不去的，我讨厌小孩子耍花招；你要知道，这套鬼把戏不管用。现在你要在这里多呆一个小时，而且只有服服帖帖，一动不动，才放你出来。”

“啊，舅妈，可怜可怜我吧！我实在受不了啦，用别的办法惩罚我吧！我会死的，要是——”

“住嘴！真是讨厌透了。”在她眼里，我是个早熟的演员，她打心底里认为我是个本性恶毒、灵魂卑劣、为人阴险的货色。

贝茜和艾博特退了出去。里德太太对我的痛苦号叫很不耐烦，把我往后一推，锁上了门。我听见她离开的脚步声。她走后不久，我猜想我昏了过去，结束了这场吵闹。

第2章 生病

我记得，醒过来时仿佛做了一场噩梦，看到眼前闪烁着骇人的红光，我还听到了沉闷的说话声，我的神智有点模糊了。不久，有人把我扶起来，让我靠着他坐着。我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被人这么轻手轻脚地抱起过，我把头倚在一个枕头上或是一条胳膊上，感到很舒服。

5分钟后，我明白了我是在自己的床上，那红光是保育室的炉火。贝茜端着脸盆站在床边，一位老先生坐在我枕边的椅子上，俯身冲着我。

我看到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宽慰，一种受到庇护的欣慰。我细细端详这位先生。我认识他，他是劳埃德先生，是个药剂师，有时里德太太请他来给佣人们看病。“瞧，我是谁？”他问。

我说出了他的名字，同时把手伸给他，他握住了我的手，微微一笑说：“慢慢会好起来的。”随后他扶我躺下，并吩咐贝茜千万小心，在夜里别让我受到打扰。他又叮嘱了一番，说第二天会再来，便走了。

“你觉得该睡了吗，小姐？”贝茜问，口气相当温存。我几乎不敢回答她，害怕她接下来的话粗鲁不中听。“你想喝什么，或者吃点什么吗？”“不啦，谢谢，贝茜。”“那我去睡了，已经过了12点啦，不过，要是夜里需要什么，你尽管叫我。”贝茜走进了附近佣人的卧房。

红房子事件并没有给我身体留下什么后遗症，不过是我神经受了惊吓，让我记忆犹新。

第二天中午，我起身坐在保育室壁炉旁边，身体还很虚弱，几乎要垮下来。心灵上的痛苦，更使我不断地默默流泪。不过，我应当高兴，因为里德一家人都出去了；艾博特也在另一间屋里做针线活；而贝茜呢，来回忙碌着，还不时地同我说两句少有的体贴话。

“来吧，简小姐，别哭了。”贝茜对我说。不过，她怎么能体会到我内心巨大的痛苦呢？

早上劳埃德先生又来了。“怎么已经起来了？”他一进保育室就说，“嗨，保姆，她怎么样了？”贝茜回答说情况很好。“那她应该高兴才是。过来，简小姐，你的名字简，是不是？”“是，先生，叫简·爱。”“瞧，你一直在哭，简·爱小姐，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哪儿疼吗？”“不疼，先生。”“啊，我想是因为不能跟小姐们一起坐马车出去才哭的。”贝茜插嘴说。“当然不是！她那么大了，不会为这点小事闹别扭的。”

这恰恰也是我的想法。而她这么冤枉我伤了我的自尊，所以我当即回答，“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为这种事哭过，而且我又讨厌乘马车出去。我是因为心里难受才哭的。”好心的药剂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灰色的小眼睛并不明亮，但相当锐利。他的面容既严厉又温厚，他打量了我一番后说：“昨天你怎么得病的呢？”“她摔了一跤。”贝茜又插嘴了。“摔跤？又要小孩子脾气了！她这样年纪还不会走路？八九岁总有了吧。”“我是被人给打的。”我脱口而出。由于自尊心再次受到伤害，我冒昧地作了这样的辩解。

这时，铃声响了，叫佣人们去吃饭。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叫贝茜下去，他要好好开导开导我。“不是摔了跤才生病，那么因为什么呢？”贝茜一走，劳埃德先生便追问道。“他们把我关在一间闹鬼的房子里，直到天黑。”我看到劳埃德先生微微一笑，又皱起眉来，“鬼？你真是个娃娃！你怕鬼吗？”“我怕里德先生的鬼魂，他就死在那间房子里，谁都不愿意进去。把我一个人关在里面，连支蜡烛也不点。心肠那么狠，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瞎说！就因为这让你心里难受，现在大白天你还怕吗？”“现在不怕，不过马上又要天黑了。另外，让我不愉快的还有其他事情。”“其他什么事？”

我担心失去这唯一一次吐苦水的机会，局促不安地停了一停，琢磨出一个虽不详尽却相当真实的回答。“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可是你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舅母，还有表兄妹们。”我又顿了顿，随后笨嘴笨舌地说：“可是约翰·里德打我，而舅妈又把我关在红房子里。”

劳埃德先生再次掏出了鼻烟盒。“你不觉得盖茨黑德府是座漂亮的房子吗？”他问，“让你住那么好一个地方，你难道不感激？”“这又不是我的房子，先生。艾博特说我还不如这儿的佣人呢。”“去！你总不至于傻得想离开这个好地方吧。”“要是我有地方去，我是乐意走的。”“除了里德太太，你还有别的亲戚吗？”“我想没有了，先生。”“你父亲那边也没有了吗？”“我不知道，有一回我问过舅妈，她说可能有些姓爱的亲戚，人又穷，地位又低，她对这些一无所知。”“要是有这样的亲戚，你愿意去吗？”

我陷入了沉思，在成年人看来贫困显得冷酷无情，孩子则尤其如此。“不，我不愿意。”这就是我的回答。“即使他们待你很好也不愿意？”

我摇了摇头，不明白穷人怎么会有条件对人仁慈，更不说我还得学他们的言谈举止，同他们一样没有文化，长大了像有时见到的贫苦女人那样，坐在盖茨黑德府茅屋门口奶孩子或洗衣服。不，我可没有那样的英雄气概。

“你想上学吗？”我再次沉思起来。我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样子，光听贝茜有时说起过，我特别向往。更何况上学也能彻底变换环境，意味着同盖茨黑德完全决裂，意味着踏上新的生活旅程。

“我愿意去上学。”这是我三思之后得出的结论。“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劳埃德先生站起来说。“这孩子应当换换空气，换换地方。”这时，贝茜回来了，同时沙石路上响起了马车声。“是你们太太吗，保姆？”劳埃德先生问道，“走之前我得跟她谈一谈。”

贝茜领他进了早餐室。从以后发生的情况推测，药剂师在与里德太太的会见中，建议送我进学校。无疑，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一天夜里，艾博特和贝茜坐在保育室里做针钱活，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上床，她们以为我睡着了。

我从艾博特与贝茜的谈话中第一次获悉，我父亲生前是个牧师，我母亲违背了朋友们的意愿嫁给了他。我的外祖父里德，因为我母亲不听话而勃然大怒，一气之下同她断绝了关系。我父母亲结婚才一年，父亲染上了伤寒，同时传染给了我母亲，结果父母双双都死了，前后相距不到一个月。

贝茜听了这番话便长叹一声说：“可怜的简小姐也是值得同情的。”“是呀，”艾博特回答，“她若是漂亮可爱，人家倒也会可怜她那么孤苦伶仃，可是像她那样的小东西，实在不讨人喜欢。”“确实不大讨人喜欢，”贝茜表示同意，“至少在同样处境下，乔治亚娜这样的美人会更惹人喜爱。”“是呀，我就是喜欢乔治亚娜小姐！”狂热的艾博特嚷道，“真是个小宝贝——长长的卷发，蓝蓝的眼睛，还有那么可爱的肤色，简直像画出来的！贝茜，晚餐我真想吃威尔士兔子。”“我也一样，外加烤洋葱。来吧，我们下楼去。”她们走了。

第3章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来访

我同劳埃德先生的一番交谈，以及上回贝茜和艾博特的议论，让我信心倍增。看来，某种变动已近在眼前，我默默地期待着。然而，一天天过去了，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但我朝思暮想的那件事，却并没有被重新提及。里德太太也没有丝毫暗示要送我上学，但我有一种很有把握的直觉，她不会长期容忍我与她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因为她注视我的目光越来越厌恶。

伊丽莎和乔治亚娜不和我说话，约翰一见我就装鬼脸，有一回竟还想对我动武。像上次一样，我怒不可遏地扑了上去。他赶紧逃离了我，我想乘胜追击，可是他已经逃到他妈妈那里了。我听他哭哭啼啼地讲述我怎么欺负他，但他的哭诉立即被厉声喝止了。

“别跟我提起她了，约翰。我同你说过不要与她接近，她不值得理睬。我不愿意你或者你妹妹同她来往。”这时，我扑出栏杆，突然不假思索地大叫了一声：“他们还不配同我交往呢。”里德太太一听见这不可思议的大胆宣告，一阵风似的把我拖进保育室，按倒在小床上。

“要是里德先生还活着，他会同你说什么？”我几乎无意中问了这个问题。“什么，”里德太太咕哝着说。她平日冷漠平静的灰色眸子变得惶惶不安，她从我的胳膊中抽回手，死死盯着我，仿佛弄不明白我究竟是个孩童还是魔鬼。“你做的和想的，里德舅舅在天堂里会看得清清楚楚，我爸爸妈妈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知道你把我关了一整天，还巴不得我死掉。”

里德太太很快便定下神来，狠命推我，搥我耳光，随后二话没说扔下我就走。接下来，贝茜对我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说教，说我是家里最坏、最放任的孩子，弄得我也有些半信半疑了。

一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在盖茨黑德，圣诞节和元旦照例要喜气洋洋地庆祝一番，相互交换礼物，举行圣诞晚餐和晚会，当然，这些享受一概与我无缘。

1月15日早上9点。贝茜已下楼去用早餐，我正在铺床，摊开被子、叠好睡衣后，便走向窗台，我往凝结在窗上的霜花哈气，在玻璃上化开一小块地方，透过它眺望外面的院落。只见大门开了，一辆马车驶了进来。这辆马车在房子前面停下，来客被请进了门，既然这种事情与我无关，百无聊赖之中，我被一只小小的、饿坏了的知更鸟吸引住了。我把一小块面包弄碎，正打算推窗把它放到窗沿上时，贝茜走进了保育室。

她问我洗脸了没，我没有回答，又推了一下窗子，我要让这鸟儿吃到面包。窗子终于松动了，我撒出了面包屑，随后我关好窗回答说没有。贝茜似乎很匆忙，已等不及听我解释，她将我一把拖到洗脸架前，给我洗脸梳头。然后把我带到楼梯口，说是早餐室有人找我，就走了。我慢吞吞地走下楼梯，站在空荡的大厅里，面前就是餐室的门。我停住了脚步，吓得直打哆嗦，我犹豫了近10分钟。

“谁会找我呢？”我心里有些纳闷，用两只手去转动僵硬的门把手，门开了。我进去行了一个低低的屈膝礼，抬起来头看到一个穿了一身黑的人，就像一根黑色的柱子，直挺挺地立在地毯上，一张凶神恶煞的脸。

里德太太坐在壁炉旁做针线活，她示意我走近她，我照做了。她把我介绍给那个毫无表情的陌生人：“这就是我跟你谈起过的小女孩。”他缓缓地把头转向我，用他那双灰色的眼睛审视我，随后问我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但他问我是不是好孩子时，我沉默不语，里德太太使劲摇了摇头，算是替我作了回答。

“我必须得同她谈一谈。”他俯下身子，一屁股坐进里德太太对面的扶手椅里。“过来。”他说。我走过地毯，他让我面对面笔直站在他面前，这时他的脸与我的几乎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那是一张很奇怪的脸，大大的鼻子，难看的嘴巴，还有一口大板牙！

“一个淘气孩子的模样最让人痛心，”他开始说，“尤其是不听话的小姑娘。你知道坏人死后到哪里去吗？”“他们下地狱，”我的回答既现成又正统。“地狱是什么地方？能告诉我吗？”“是个火坑。”“你愿意落到那个火坑里，永远被火烤吗？”“不，先生。”“那你必须怎样才能避免呢？”

我仔细思考了一会儿说：“我得保持健康，不要死掉。”“你怎么可能保持健康呢？比你年纪小的孩子，每天都有死掉的。一两天前我才埋葬过一个只有5岁的孩子，现在他的灵魂已经上了天，要是你被召唤去的话，恐怕很难说能同他一样。”

我无法消除他的疑虑，便只好低下头去，还叹了口气。“但愿你的叹息是发自内心的，但愿你已后悔不该给你的大恩人带来烦恼。”

“恩人！”我心里嘀咕，“他们都说里德太太是我的恩人，要真是这样，那么恩人倒是个讨厌的家伙。”

“你早晚都祷告吗？”我的询问者继续说。“是的，先生。”“还有《诗篇》呢？我想你会喜欢吧。”“不喜欢，先生。”“不喜欢？哎呀，真让人吃惊！有个小男孩，比你年纪还小，却能背6首赞美诗。”“赞美诗很乏味。”我说。“这说明你心很坏，你应当祈求上帝给你换一颗新的纯洁的心，把那颗石头般的心取走，赐给你一颗血肉之心。”

这时，里德太太插嘴了，吩咐我坐下来，随后她接着话题谈了下去。“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我相信3个星期以前我给你的信中曾经提到，这个小姑娘缺乏我期望的人品与气质。如果你准许她进罗沃德学校，我乐意请校长和教师们对她严加看管，尤其要提防她身上爱说谎的毛病。我当着你的面说这件事，简，目的是让你不要欺骗布罗克赫斯特先生。”

我看到自己在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眼睛里，已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令人讨厌的孩子，我竭力忍住哭泣，急忙擦掉几滴泪水。

“在孩子身上，欺骗是一种可悲的缺点，”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说，“我们会对她严加看管的，我要告诉坦普尔小姐和教师们。”

“我希望根据她的前程来培育她，”我的恩人继续说，“使她成为有用之材，永远保持谦卑。至于假期嘛，要是你许可，就让她一直在罗沃德过吧。”

“你的决断无比英明，太太。”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回答。

“这种状况我十分赞赏，”里德太太回答道，“就是找遍整个英国，也很难找到一个更适合像简·爱这样的孩子呆的机构了。坚忍，我亲爱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我主张干什么都要坚忍。”

“夫人，坚忍是基督徒的首要职责。它贯穿于罗沃德学校的一切安排之中：吃得简单，穿得朴实，住得随便，养成吃苦耐劳、做事巴结的习惯。”

“说得很对，先生。那我可以相信这孩子已被罗沃德学校收为学生，并根据她的地位和前途加以训导了，是吗？”

“太太，你可以这么说。我相信她会感激涕零的。”

“既然如此，我会尽快送她去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说实在的，我急于想卸掉这个令人厌烦的包袱。”

“的确是这样，太太。现在我就向你告辞了。一两周之后我才回到布罗

克赫斯特府去，我会通知坦普尔小姐，一位新来的姑娘要到。这样，接待她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再见。”

“再见，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请代我向您的太太、小姐和少爷问好。”

“一定，太太。小姑娘，这里有本书叫《儿童指南》，祷告后再读，里面有讲道‘一个满口谎言、欺骗成性的淘气鬼暴死的经过。’”

说完，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把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塞进我手里便离开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里德太太和我，当时里德太太也许 37 岁光景，是个体魄强健的女人，个子不高，身体粗壮但并不肥胖，她的脸有些大，眉毛很低，下巴又大又突出，嘴巴和鼻子倒是十分匀称。在她浅色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没有同情心的眼睛。她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总管，家庭和租赁的产业都由她一手控制。她穿着讲究，她的风度和举止有助于衬托出她漂亮的服饰。

我坐在一条矮凳上，手里拿着那本小册子，心里还在想着刚才的谈话。里德太太放下手头的活，抬起头来：“出去，回到保育室去。”她命令道。我站起身来走到门边，却又返回，一直走到她面前。

我鼓足勇气发动了进攻：“我不骗人，要是我骗，我会说我爱你。但我声明，我不爱你，除了约翰·里德，你是世上我最不喜欢的人，这本写说谎者的书，你尽可以送给你的女儿乔治亚娜，因为说谎的是她，不是我。”里德太太的手仍一动不动地放在她的活儿上，继续冷冰冰地凝视着我。

“你还有什么要说？”她问，那种口气仿佛是对一个成年对手在讲话。她的眸子和嗓音，激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激动得直打哆嗦，继续说了下去：“我很庆幸你不是我亲戚，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叫你舅妈了。长大了也不会来看你，要是有人问起我喜不喜欢你，你怎样待我，我会说，一想起你就使我讨厌，我会说，你对我冷酷到了可耻的地步。”

“你怎么敢说这话，简·爱？”“我怎么敢？因为这是事实，你以为我没有情感，以为我不需要一点爱抚或亲情，可是我不能这么生活。还有，你没有怜悯之心，我会记住你怎么推我，粗暴地把我锁在红房子里，对我的叫喊不管不顾，我到死都不会忘记。还有你强加给我的惩罚，完全是因为你那可恶的孩子打了我，我要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每个问我的人。人们满以为你是个好女人，其实你很坏，你心肠狠毒。你自己才骗人呢！”

里德太太看来慌了神，她的脸都扭曲了，仿佛要哭出来了。

“简，你搞错了，你怎么了？怎么抖得那么厉害？想喝水吗？”“不，里德太太。你对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说我的品质恶劣，欺骗成性，那我就要让罗沃